



大东北·大风雪

胡世宗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1月的一天,我在著名作家丁玲家做客,我带去了朱寿友的书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秉刚的油画《苏醒》以及军区作家们的作品集作为礼物。满头白发、阅世颇深的丁玲对我说:“东北部队有人才,大东北,大风雪,能产生具有很强的力量感的作品。”丁玲曾经在风雪弥漫的北大荒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艰苦时日呢。

我祖籍营口,出生在沈阳,自小就见识了东北的风雪。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沈阳铁西区上小学,曾几次遭遇大雪封门的困境。头一天夜里下大雪,等我第二天早上穿戴好了,背起了书包想上学,家门却推不开,费很大的周折把堵门的雪推开了,这才和同学一道踏着没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了学校。院里有人用锹铲出了一条小路,两边高高的雪,好像走在战壕里一样。

初中一年级,家距学校较远,爸爸给我做了一副冰滑子,就是在一块如鞋底大的木板底下,钉上两条粗些的铁丝,前端弯曲成扣,拴着长绳,可以用右手攥着,右脚踏在冰滑子上面,不用捆绑,滑行在压得很实的雪路上,比行走快捷很多,类似现今孩子们上学单脚踏行的长条电瓶车。

当兵到了长白山脚下。最难忘的,就是野营拉练,我和战友们都穿着冬装,毛皮帽子上的军徽都被呵气结成的霜盖住了。我们左肩右挎的是军用水壶,右肩左挎的是四颗手榴弹。双肩背着背包,背包上横着长枪。我们迎着风雪行进在长途跋涉的路上。这样的军旅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同时也是极为快乐的。我用战士的情感,战士的语言,写出了诗歌《雪地行军》,对这样的体验进行了描述和抒发。这首诗作为《北国兵歌》组诗的一首,发表在1965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上:“老天

像个灰冰楼,鸭绒铺地三尺厚。野营绝迹鸟绝音,正是练兵好时候!寒风强似万把剑,抵住咱的前胸口;雪如铁沙直打脸,想叫咱们低下头!大风大雪莫逞能,战士专会治‘三九’,火的队伍铁脚板,咱扛着风雪阔步走!风雪压不倒硬骨头,热汗顺着脖梗流;顶风走哇迎雪唱,渴得咱嗓子好难受!顺手解开风纪扣,拧开壶盖儿瞅一瞅:怪不得晃荡没有声儿,原是冰块封住了口!随你封,咱还有——弯腰攥把‘白团酒’,清凉喷香味道美,正合心啊正可口!润完了嗓子接着唱,歌声好比红火球,烧开了一条进军的路,烧出了红霞漫天走……”我可爱的连队,我可爱的战友,在风里雪里的战斗生活,给了我无尽的创作灵感,让我写出很多深受读者喜爱的诗文。

1994年,我曾以冰城哈尔滨火车站雷锋式的人物——军代表姜云海为原型撰写了一部电视剧《冬天也是春》。剧中主人公梁海,是北国某车站军代表,我写他在风来雪去的岁月里,为过往的士兵、将军热情服务,正像该剧主题歌唱的:“只要人间充满爱心,冬天也是春。”这部电视剧在央视和辽台播出后,受到观众和专家的好评。李宏林说:“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突出寒冷来反衬人心的温暖。这是诗人追求的意境。”周兴华说:“这个电视剧在风雪中捕捉时代的主旋律,以一种英雄品格,唤起人们的崇高感。”

1995年春节,我拜访退休多年的老首长白文仲,他说长白山老爷岭两个通信兵执行修复被风雪割断的国防线路任务时,在特大暴风雪中壮烈牺牲了,他说应该有人去写一写。我立即动身赶到两位英雄倒下的老爷岭。白天采访,晚上就和通信小分队战士一起睡在两位英雄曾睡过的炕上,外面风雪呼啸着。采访归来我写出了报告文学《最后十九小时》,发表在1995年5月号《解放军文艺》的头题上,北

京和沈阳分别召开了该作品研讨会。高海涛说:“作品里贯穿了‘找雪’精神,世宗旨在写出一个从环境到心灵都纯净的世界。”贺绍俊说:“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两位普通战士英勇牺牲的过程,也写出了孕育战士英雄行为的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的生活氛围,以及一个为祖国为人民默默奉献的通信兵集体。”

早在1986年12月,我们军区文化部与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生活杂志社联合举办了全军诗人的“雪国军旅诗会”。元辉、周鹤、刘立云、尚方和军旅诗人“三涛”——周涛、程步涛、李松涛等都参加了这个诗会。许多南方部队的诗人还没见过冰雪呢!我们在呼兰县访问了结冻的呼兰河畔的萧红故居。大家对冰凌花很感兴趣。冰凌花开得最早,淡淡的黄色,小碎花,冰未消、雪未化时,它给人艳丽而又脱俗的印象。在边界黑河八连,诗人们乘坐连队的嘎斯车下江,看冰封的界江上边防哨兵值勤的板房。我们的车始终在界江主航道我方一侧行驶,看到异国的士兵衣、裤、帽一色的白。我们哨兵的小板房,是一个能移动的雪橇。哨兵三个小时一换岗。我后来曾在黑河军分区区职政治部主任,体验采访这里丰富多彩的风雪边地生活。

1988年,我和同事们曾提议、策划我们东北部队与南方部队的创作队伍互换环境体验生活的“南北军事文学对话”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回家才子们在最冷的大冬天来我们东北见识大风雪。如果是春夏秋来,就没有大东北的特点和本色了。我们在牡丹江某分部给客人们借来“四皮”:皮手套、皮帽子、皮大衣、皮大头鞋。没有这副“武装”,南国来的战友们怎能经受住北国的严寒?我们在牡丹江龙沙公园看冰雕工程,看那电锯怎样割冰砖、冰板,看水龙头怎

样喷高落下形成类似钟乳石般的大冰坨、冰溜子;我们还去看结冰的湖中开出一个方块的泳池,看那些花甲、古稀之年的男女业余健将,穿着泳装,自由自在地在极冷的水中冬泳。把这些南国的骄子们一个个看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南京来的著名军旅作家徐志耕、胡正言、任斌武、江深等都对大东北、大风雪感兴趣。江奇涛说:“一圈下来,这块冰封雪冻的土地还是你们的。土地很深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老汤’,历史沉淀,文化沉淀。历史无法仿造。大家希望有英雄出现,新英雄主义可能要回归。”诗人贺东久说:“东北行,将填补我许多空白,‘南方之狐’流窜到东北雪原,寻找蘑菇、猴头、木耳……不安分,把自己推翻,把自己踩倒。军事文学向何处去?不要受题材诱惑,不要受题材限制,把军队放在全人类背景下去写。军人也逃不出生、死、爱。细节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是两回事,诗应求后者而忽略前者。”朱苏进说:“南北交流的结果,不是南方越来越北方化,北方越来越南方化,而是使北方越来越北方化,南方越来越南方化,南北极遥相对应。”这是一次文学的拉练,是几千里流动中的对话。

一个人、一个团队,应该有兴趣向往和追寻自己对应的那个远方,比如从无雪的世界到雪的世界,从陌生的世界到熟悉的世界,会让人生、事业和胸襟、格局,都相应地大大开放、大大改变,肯定会获得异样的、新颖的、丰硕的收成!



炒冬

张淑清

瓜子烧焦,挨母亲一顿骂。糟蹋了瓜子不说,影响心情。

母亲炒冬,无论是炒瓜子、青皮鱼、带壳花生、黄豆,拿一个草包、耙子,去房后果园,搂一包果树叶回来。果树叶燃着后,烟不大,火苗也温柔。将瓜子在铁锅内摊均匀。那阵子,家家有鼓风机了,炒冬,母亲不用它。锅烧热,母亲一边翻炒,一边往灶坑塞一捧树叶。炒到一定火候,母亲捏一颗瓜子,剥开,尝尝,嘎巴脆,香,刚刚好。守在锅灶前的我们,就颠屁股颠地端着一托盘瓜子,上炕坐被窝里吃。若下雪天,炒好的瓜子也招待街坊邻居,大娘嫂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嗑着瓜子,织着毛衣毛裤,谈论着谁家儿子相亲,张家母猪下一窝崽,李老四的媳妇在乡上开小发廊。父亲则和俩仨男人坐板凳上抽纸喇叭烟,互相交流各自的收成,以及明年的计划。窗外,雪花飘飘,房间里春意盎然。地上,炕上一层瓜子皮,有时,父亲会埋怨几句。母亲说,“看得起才来,别激恼的。远亲不如近邻,不就吃你一点瓜子吗?”父亲就不吱声了。

屯子的女人,基本都炒冬,谁不炒冬,冬天就少了灵魂。只是母亲平素人缘好,来借个针头线脑、镰头铁锨的,不

打奔儿。炒冬,能炒出高水平的,母亲算是其中一个。炒的瓜子,香、脆,韵味悠长。吃母亲炒的瓜子,眉毛、衣襟、发丝上也透着炒瓜子的香气。

上山砍柴,揣一兜母亲炒的瓜子,抑或黄豆,累了,饿了,坐石头上吧唧吧唧吃,那是一种享受,每一粒黄豆,每一颗瓜子,全是母亲的味道。冬天,土窑闲下来,乡里的放映员隔三岔五来土窑放电影。我和弟弟也不吃饭,揣一口袋炒瓜子、黄豆,就朝土窑蹿。看着电影,嗑着瓜子,嚼着黄豆,粮食的芬芳,隔着几米远也闻得到。

我读小学中学都在乡里,可以每天回家,北方山区冬季特冷,母亲炒了瓜子、黄豆,用一只保温杯盛着,带到学校吃,即使吃到最后一粒,仍有母爱的温度在延续。

后来,住进城市,大街小巷叫卖新炒的瓜子,怎么吃也吃不出大铁锅炒的味儿。经历人间沧桑,才猛然醒悟,母亲炒出来的,岂止是一把瓜子、一捧黄豆?！而是她对村庄、对儿女一生的爱。

小雪那天,母亲来电话,家里炒了瓜子,有空回来拿。正好单位不忙,我请了假,坐车回老家。盘腿坐在大炕上,陪母亲嗑着瓜子,聊着天。父母在,故乡就在。

山湖印象

(组诗)

布日古德
<p>棋盘山</p> <p>与哪一位仙女对弈 一盘棋与另一盘棋握手言和 这哪是儒家之道,也在孙子兵法之外</p> <p>千年之道 也非吕洞宾与铁拐李的故事 如今的棋盘山最美的意境还在民间</p> <p>在兴隆堡、七间房 我们找到了一只仙鹤 它一翅翅膀发出的响声便是 渤海口难以入睡的涛声</p> <p>秀湖</p> <p>一潭湖水清澈了几千年 这大海,就兴隆了几千年 这大山,就吉祥了几千年 多像山下的小村庄 多像小村庄里走出的女人 清新丽质的秀湖,秀发飘飘</p> <p>野生鱼围着一些芦苇 蜻蜓、蝴蝶为了一些睡莲 姗姗来迟。阳光雨后 一道彩虹、一船歌声、一夜蛙鸣 值得醉在这里啊,秀湖,我不想说</p> <p>石人山</p> <p>一定是我赶山的母亲 累了吗,她远远地向我招手 她,经年累月地在风雨中 岁月的年轮,有多少道疤痕 皴裂于手掌与手掌之上</p> <p>从另一个侧面 那人又像我的父亲 安然耸立,不卑不亢 他的右手,攥着一把镰刀 揽胜麦田,揽胜夏夜 总揽大丰收</p> <p>那一天端详着石像 夕阳下 擦一把汗水挺直了腰板 天边一边是火烧云 一边是歌声中的——打靶归来</p>

冬至阳生

宋东泽

冬至是冬天的大节令。辽宁四季分明,初冬一过,不久便是冬至。辽宁冬季寒冷漫长,几乎近半年不见绿色,人们总盼望春天能早一些到来。

古时有“冬至一阳生”说法,从冬至开始,太阳已到南回归线,并逐渐北移。谚语云“从九往前算,一日长一线”。这也符合中国哲学万物消长的观点,“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冬至日时,阴的因素已到尽头,阳的因素开始一天天累积,冬至虽是寒冬,但春的气息开始萌动。

冬至在汉朝时称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贺冬”,例行放假。旧时辽宁地区又称冬至“消寒节”“天长节”。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安东县志》记载:“冬至日,是为冬节。各机关、学校均放假一日。宴饮为乐,夜祭先祖,亦有不祭者。”《锦州府志》记载:“冬至拜冬,唯长官行之。”

俗语讲“未曾数九先数九”,即从冬至日算起,每过九天算一九,通常讲到“三九”最冷。民间有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充满了对春天诗意的期盼。地域不同,“九九消寒图”的画法也不尽相同。《新民县志》记载:“士宦及富商家往往检九笔之字汇集九字,组成文宇,字画中空,一日填实一笔,至九九字画填完,而九消矣。此名为‘消寒图’”。

《台安县志》也有类似记载:“一阳初生,多检九笔之字九个,初成文理,字画中空,一日填一笔,一入填满一字,九九全行填满,谓之‘消寒图’。”九笔之字,最普遍莫过于写“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每字九画,按笔画每天描一笔,描完之后,正好垂柳回黄,意义双关。旧时私塾先生通常先用毛笔写好,再用白纸上蒙上,用双钩之法,把这九个字用红笔影写下来,便都是空心字了。学生每日一描,待到九九八十一天后,春天便来了。

消寒图还有另一种画梅花之法,画一枝素梅,日染一瓣,八十一天后,染成红梅。《新民县志》记载:“画梅一株,梅花作九九八十一瓣,瓣亦中空,日填一瓣,法与填字同,亦名‘消寒图’。农家尚不解此。”

农家最简单的画法,是用一张白纸,先画九个大方格,每个大方格上用竹笔帽印九个圆圈,从冬至之日起,每天用墨笔点一个圈。讲究点的还分出晴阴,晴天染圈的下部,阴天染圈的上部。红圈全部染完,便是回黄转绿之时。民间有言:“点尽图中墨黑黑,便知野外草青青。”

受迷信观念影响,辽宁的一些地区有冬至不在娘家过节的旧俗。如《盖平县志》记载:“凡家人娶有少妇未逾三年归宁娘门者,须先日送回夫家,不得在娘门过冬,言犯则妨乃翁也。虽非比户皆然,而禁忌者居多。不忌之于立冬,而独忌之于冬至,究属何故,无从索解,要亦囿于习俗焉耳。”

新时代,旧的迷信习俗已不存在,但有些风俗却一直保留,比如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旧时,吃饺子又称“蒸冬”。据说这是为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习俗。《盖平县志》记载:“冬至日,家家多食面饺,名为‘蒸冬’。”除了水饺,民间也有蒸馒头的习俗。《海城县志》记载:“以面粉裹肉蒸馒头食之,俗谓‘蒸冬’。”北京地区还有吃馄饨的习俗,正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

享受冬跑

汪 蓬

小时候父亲觉得我身体弱,天资又不够聪颖,于是开始训练我跑步。记忆里冬天的清晨,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在凉风刺骨抑或雪花飞舞中,我甩动着双臂,奔跑着,嘴里呼出的热气迅速成为白色的雾气。

父亲骑着自行车跟在我身侧,手里握着秒表,不断地提醒我,纠正我的跑姿,让我注意节奏、抬头挺胸,双臂自然摆动,肘部稍微弯曲。有时父亲跳下自行车,示范跑给我看。十多岁的我,正在成为一名长跑运动员作准备。夸张的喘气和斑驳跳跃的树影,成了我深刻的童年印象。

如今,跑步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冬跑也成了我的享受。无论在积雪的公路,还是清冷的操场,冬跑的脚步声会显得世界格外寂静,这是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当冬日的阳光洒向大地,这份孤独中又增添了许多温暖和满足。

冬天坚持跑步,更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冬天成了我最喜欢的季节,清冷的空气和高远的天空,更让人感到奔跑的自由和快乐,这种感觉是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

对于成熟的跑者来说,冬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周期。冬天是长距离慢跑的最好时间,这也是跑者提升有氧耐力的有效方式。在寒冷冬天的早上走出温暖的家,本身就是一场博弈,坚持冬跑需要毅力和耐力,这也正是长跑者所追求的。冬跑也是为了来年春天直接开跑,而不是从头开始。长跑中,心灵的磨炼是最深层的收获。

在寒风凛冽、天空尚未破晓时,我穿着颜色鲜艳、荧光闪耀的跑步服,感觉自己像一只清醒又活跃的豹子,只需一会儿,身上便是汗津津的了,刚出门时的寒冷已无影无踪。对于长年累月坚持跑步的我来说,跑步已不只是一样锻炼方式,更是一个追逐自我,战胜自我的过程。

尽管父亲已不能在身边陪我跑步,我也几乎忘了开始跑步的初衷,可那只哨子已稳稳地落在我的心底,我已然对自我生命充满了掌控感。

本版邮箱

lnrbbf#2023@163.com

本版插画 董昌秋